



皖北记忆

上海知青的 乡土岁月

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上海知青
一个个鲜嫩得像花朵儿一样
去经受那淮北的雪雨风霜

山里人的倔强
水边人的风流
大平原的宽广包容

淮北农村的风情画卷
沉静 平常 风格 个性
仍然珍贵



束因立王仲翔◎主编



六九赴皖·上海知青

皖北
记忆

上海知青的
乡土岁月

「知青」这个词
将从生活中淡出

也可能
最终被淡忘

但我们
永远记住那一切

也要让
我们的后人记住它

主编 / 束因立 王仲翔

皖北记忆

上海知青的
乡土岁月

皖北记忆

——上海知青的乡土岁月

主编 / 束因立 王仲翔

封面题字：郑 重

装帧设计：靳 伟

监 制：潘武军

开 本：890×1240 1/32

印 张：13.125

字 数：235千字

版 次：2013年7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3年7月第一次印刷



一九六九年元月十六日 上海市第六十一中学 部分六七届高初中学生
赴安徽省宿县大店公社 插队务农
出发之前几天 在母校东操场上 他们与校领导合影留念

序

◎郑 重

很久没有这样的读书了。可是这本书的文稿，置诸案头，我逐篇地读着，反复地读着，逐字逐句地咀嚼着，品味着，我的确是在用一颗童年的心读着。读到会心之处，我会黯然一笑，或是轻轻地叹息，它向我传递着乡音、乡情、乡风、乡俗，也搅动着我魂牵梦绕的乡思。

这里有我在孩提时代就穿过的“土裤子”，不只是我，可以说生活在这里的人，在孩提时代都穿过的“尿不湿”。

这里有我少年时代就穿过的垫着麦穗的茅窝，一直穿到高中。同学中可谓是每人一双，而且没有袜子是光着脚穿的。

这里有煨水洗脸的“煨罐子”，岂止是洗脸，还用它来煨水擦身、煨水洗脚乃至用它来煎中药。

这里有苘麻编结的软床，冬天是不能睡觉的，即使要睡，也要铺上用麦秸编的厚厚的苫子，方可御寒。如果只是铺一层棉被，就要冻得发抖。要是夏天的夜晚，躺在软床上，仰视夜空，数着天上的星星，会留下许多梦想。

这里有我少年时代就患过的“打摆子”，用打摆子来形容疟疾，多形象的语言，天不亮时，父亲把畚箕的系子（绳）解下来系在我的脖子上，叫“短疟子”。

还有那“红芋饭，红芋馍，离开红芋不能活”，这不是我们那里代代相传的歌谣吗？从秋天到春天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，都是靠红芋生活。“常吃山芋，寒风一吹，酸水直冒”，“虽然如此，还是想吃”，这不是我们那里的人的共同体验吗？

还有那“砂疆地”、“砂疆路”，也许你们还不知道，那个



地方土地贫瘠，粮食产量不高，就是因为地下不知有多深多厚的砂礓层，像个筛子一样，存不住水。我曾经陪北京、上海、合肥的农业、水土方面的专家前往考察，他们说，砂礓无法治了。科学家的结论，让我的心凉了半截。

“走进石器时代”，不只是后人，即使是当时的社会，不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很难想像，生长在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年的城市知识青年，怎么会走进公元前三四千年的石器时代呢？该不是走进博物馆吧？毋庸置疑，我的乡亲父老，生活、生产的用具，和几千年前的没有多大区别，就是用石头做的。脱粒用的石碾、养牛用的石槽、磨面用的石磨、碾米用的石碾，都是用石头做的。生活中，“磕碜”用的碓窝子、碓头、碓牙子、蒜窝子、蒜锤子……也是离不开石头。即使是耕地用的犁，播种用的耩子，也是在春秋战国时就使用了。就是这样的农业社会的停滞，给中国政治结构带来的稳定性，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，但政治体制的结构及观念至今没有多大改变。

我随着这些文字，仿佛又回到了故乡，回到我童年、少年时代的故乡，我带着故乡的烙印来到上海，我虽然在上海生活了将近六十年，但这些留在身上的烙印还是那样鲜明，那样清晰。你们在那里生活大概是有十年吧，对这一切，怎么也会留下那样深刻的印记呢？我和你们彼此是一样的，你们的故乡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，生活在上海时，我常常想到的是故乡，在我回到故乡，或是生活在那天涯海角的日子里，我思念更多的又是上海，这两种思念都应该是乡思吧。你们不也是这样吗？只不过是乡思程序不同罢了。

在浓浓的乡思之中，我还没有忘记你们去我的家乡插队时的那段心路历程。那是1969年吧，上海北站停靠着开往淮北的专列，车站上拥挤着送行的人群，我也去了。并不是因为我是记者职业必须去，而是因为车上的知识青年都是去淮北的，有的是去大店区一些公社，有的就是去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庄。是一种情感的驱动，我被挤在站台的一个角落，打动我的不是黄军装、红宝书，及去广阔天地的豪情，而是泪水。车上车下蒙上一层泪水的目光，

在我看来不是兴奋，不是豪情，不是憧憬与向往，而是一种迷茫。因为那时我的心是迷茫的，一个直接的想法盘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：你们到了那里怎样生存？我的故乡能给你们什么？又怎样才能养活你们啊！

按照当时的潮流，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，这样多的知识青年，又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我的故乡去，我应该欢欣鼓舞，感到骄傲自豪呀！我没有这样。生我育我的故乡，我是无限热爱的，也是最了解的，土地是那样的贫瘠，乡亲们生活在贫困中，自然环境又是那样恶劣。更不为你们所知的，我的家乡在1960年大饥荒时是重灾区，在大丰收之年，还是饿死了许多人，有几家竟死得断了香火。乡亲们心里清楚，造成这些的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农村生产力被破坏得已不是我青少年时代的乡村，那时虽然穷，但耕地还有牛，推磨还有驴，而你们要去的乡村，已经落后到人拉犁子耕地，推磨也是人在磨道里转了。我的父老乡亲顺天知命，并没有因此就远走他乡，仍然眷恋着那片土地，而我也没有因此放弃对故乡的热爱。

但是，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上海青年，一个个都鲜嫩得像花朵一样，要让他们去经受淮北的风霜雨雪，总觉得是一件很严酷的事，于理不通，于情不忍。我之所以有矛盾或迷惘，那是因为我当时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十三年，既了解故乡，也了解上海，真可谓天上地下。这年的春节，我回家乡探望父母，那里下了一场好大的雪，白茫茫的大平原，屋顶、树梢都是雪。在上海很少看到雪，大雪给你们带来了兴奋，但我想雪总是要融化的。路过大店，看到你们三三五五盘桓于邮局门前，等待抵万金的家书，我知道，你们想家了。

我也清楚，无论有多大的困难，我的乡亲们都会接纳你们的。山里人的性格倔强，水边人的文采温柔，大平原的人胸怀舒展广阔。你们去的淮北大平原，就是一块包容性很强的土地。也许你们还不知道，我们那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，即皖东北根据地。你们插队的那几个村子，都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。在汤虎、西张北边的丁集孜，就是宿东县人民政府所在

地。那时就有上海青年奔赴抗日根据地，住在老百姓家，吃了饭没有钱，只写一张“白条”，“白条”就是白条，老百姓心中都清楚：农民养活共产党。在我家吃饭的就是来自上海的青年，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，他随军北撤时给少年的我留下一本《白香词谱》，至今已经六十六年，仍然珍贵地放在我的书柜里。

我一直感到奇怪，共产党在这块土地上建立游击区、根据地也有十多年时间，而且建立了人民政权，可是当地人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的人则很少，如果有，今天也应该是高官了。你们在那里也生活了十年，也没有发现以高官为背景的家庭吧。“越穷越革命”似乎不大适合这个地方。同样，跟着国民党走的人也很少。虽说是农民，还是有着风骨和人格的。由此我想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，心似大平原，他们的心是平淡的，在政治上处于中性状态，彼此和谐相处。我想你们在那里生活了十年，也没有听到民间大恩大怨，大仇大恨，大杀大伐的事吧！正是因为这样的民心民性，所以对你们是包容的，没有以教育者自居对你们进行“再教育”，老人把你们当孩子，青年人把你们当朋友。这种平淡也影响着你们，在你们文章的抒情叙事中都流露出来。

我们既不讨论毛泽东为什么要让你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，也不去讨论上山下乡的历史意义，更不讨论知识青年的得与失。从我的认识或实际感受中，上山下乡运动确实是一场文化大交流。是你们把城市文化带到乡村，也是你们把乡村文化带到城市。也许你们生活在那里，并不会感到你们给那个地方带去的影响，但我每次回去都能明显地感受到。你们的生活习惯，你们的谈吐，你们的穿着，你们思考问题的方法，都影响着那里的青年人。如果细说下去，我还可以说出许多。特别是标志着生活文明的卫生习惯，天天早晨刷牙，晚上洗脚，乡村的人本来没有这个习惯。不怕你们笑，我来上海读书的最初几年也没有这个习惯。是你们影响青年，青年又影响老人，如今已成为乡村人的日常习惯了。当然，你们也把乡村文化带回上海，起码使你们的家庭改变对农村、对农民的看法，知道了许多农村的事情。你们在那里的时候，你们的父母连淮北的天气阴晴冷暖的变化都关心。我在上海当记



者多年，也都是面上的采访，没有走进过上海人的家庭。也正是因为有知识青年这根纽带，才使我走进了你们的家庭，知道了他们在情感上和农村一脉相通。是你们让农村了解上海，也是你们让上海了解农村，无论是上海或是农村，在文化上都是交流的，开放的，从这点来说，那的确是了不起的时代。

这是一部淮北农村的风情画卷：耕地，摇耒，拾粪，收割，养猪，喂牛，挖塘，筑路，赶集，看村戏，农民游泳队，吃驴肉，喝烧酒，农民家宴，结婚，挖河工地……汇集成册，连接成画卷，比《清明上河图》还要丰富。每一篇都像一个小盆景，写得极为精致。每一篇也都是优美的散文，颇耐读。

沉静，无浮躁气。遥想当年，你们都是以天下为己任，指点江山，慷慨激昂，应该说是轰轰烈烈的一代。但是经过四十多年的沉淀，你们沉静下来了。沉静地思考，沉静地生活，沉静地作文。该消失的都消失了，唯独你们写出来的，应该是十年乡村生活给你们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，铭刻在你们的记忆中，并没有被当今世俗的浪花冲走，还用来影响你们的下一代。你们的文章常常把我带进一杯清茶、心静如水的境界。

平常，没有逐奇追怪。你们都是以平常的人，平常的心，用平常的笔去写平常的事。平常不是平庸，乃是文章的最佳境界，是刻意追求所无法达到的。你们不是居高临下，也没有摆出写文章的架势，而是以平视的目光看待曾经发生在你们身边，或是你们经历的事。这些文字不是苦恼经营的创作，而是从你们心中流淌出来的，不讲结构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如行云流水，当行则行，当止则止。这都是当今市场上的矫情美文所不具备的。

风格，有自己的个性。搞艺术的都在追求自己独特的风格，写文章也是这样，特别是写散文。没有风格的文章，读起来淡而无味。但是风格不是练出来的，是作者天性的流露。细读这些文章，就会感到作者就在我的面前，性格特别鲜明。读着读着，我就掩卷沉思，寻找其中的道理。读得多了，我才发现，你们即使是用笔，但不在一个“写”字上，而是在说心中的事。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语言，用自己叙述的方法，向他的朋友倾诉，这些事，

可能是藏在心底，多年不去想它，也没有机会向“插兄插弟，插姐插妹”倾诉。如今一旦把心扉揭开，没有任何程式，就说得很激情，很能打动人。我也编过一本我们大学同学的回忆文集，叫《我们这个班》，我们经历了反右、大跃进、拔白旗、大饥饿及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按经历要比你们丰富多了，但是我们写的文章不如你们生动，不如你们动情，那是因为我们的文章多少受了程式化的侵染。

读你们的文章，我觉得自己也是你们中的一员，在感情上和你们交融在一起，不知你们是否接纳我，亲爱的“同乡”。

2013年4月



目 录

郑 重

序 / 001

马惠众

小黑 / 001

山芋干 / 003

马燕华

我的“插姐”“插妹” / 005

后怕“三岔口” / 008

沙土“尿不湿” / 011

“锅底三味” / 013

辛苦“盘中餐” / 016

中秋“偷鸡案” / 019

王仲翔

过年 / 022

皖北小镇 / 024

张庙琐事 / 027

原上草 / 029

鬼故事 / 031

东关旧事 / 033

老屋 / 035

芽麦 / 037
扣饭 / 039
体验生活 / 040
扎根 / 043
海带烧肉 / 045
吃伏羊 / 046
锅贴饼 / 047
面筋汤 / 048
大米饭 / 049
向往 / 050
会过 / 052
中秋 / 054
知青慰问团 / 056
反动传单 / 059
曾经被人冒过名 / 061
健康食品与不健康食品 / 063
拖拉机进庄 / 065
大牲口死了 / 067
小朱有病 / 069

王延保

我在沈庄当仓库保管员 / 070
不买票坐火车的经历 / 074

王琴珠

驴蒙眼 / 078
祸从口出 / 087

叶文宪

养鸡 / 083

喂猪 / 085
种菜 / 087
植棉 / 089
挖河 / 091
读“经” / 095
争锋 / 098
赶考 / 100

乐子利

我的“高考 1977” / 102

庄来来

我成了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” / 110
油咖喱 / 112
语言的“陷阱” / 114

许桂林

梦里也闻拉魂腔 / 116
雪花飘飘到年关 / 118
想起那年国庆节 / 120
红芋岁月 / 122
故乡在梦里 / 125
那年写春联 / 127
我那遥远的岁月 / 130

吕敬湘

深刻记忆 / 132

严正桥

非正常死亡 / 135
农村副业 / 137

乡间趣闻逸事 / 139

束因立

落脚“大汤家” / 142

小兴土木盖新房 / 145

迟打的机井 / 148

叫卖红烧牛肉 / 151

知青的“自耕地” / 154

喂不大的小花猪 / 157

走进“石器时代” / 160

出汗的麦茬红薯 / 163

轧棉机的诞生 / 166

砂礅地和砂礅路 / 169

翻出了一篇旧散文 / 172

皖北插队的“传说” / 177

吴依群

姊妹 / 180

作客 / 182

挑水 / 184

民办教师 / 186

坐在屁股下的图书馆 / 188

青年队 / 190

清晨 / 193

春天 / 195

杨 玮

难忘的一天 / 197

搬家 / 199

盖房 / 200

自留地 / 201